

黃國昌：謝謝主席，麻煩主席有請張部長。

張部長：黃委員好。

黃國昌：張部長你好，我今天可能就會延續著這個禮拜在針對於主計總處質詢的內容，那不過我不會再複述，我可能前面就是秀一些研究的結果的圖表給張部長做參考，那主要還是會回到我們上一次跟張部長在這邊碰面的時候所處理有關於遺產稅的問題。

那這個是我們按照把所有的家戶所得，把它分成了五等分以後百分之二十所可以清楚看得出來，那我這禮拜在質詢財政部的主計總處的時候，主要是跟他們說現在我們主要在研究有關於貧富差距的問題的時候，雖然傳統上面過去比較舊國際用的標準都還是用五等分，但是這個五等分，它會埋藏很多真相在裡面，譬如說你從2000年到目前為止，你看得到的它的係數大概都是在6上下左右跳動，那當然貴部今天在書面報告當中做了稍微細一點，然後想要去論證說我們的貧富差距事實上是有改善的。

但是部長你如果看啊如果我們採取二十等分位數，就用前百分之五跟後百分之五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pattern，這個pattern是你用五等分完全看不出來的，也就是我們的貧富差距不斷地持續地在惡化當中。

那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iketty來台灣的時候，他是以在國際上面研究所謂富人的所得分配不均當作著稱的，現在國際上面的研究，除了我剛剛所講的五等分位數以外，他把富人Top income的share事實上在台灣的data裡面，我要特別稱許財政部你們在進行一個資訊中心，在建置上面把這些data建置得非常完善，讓國內頂尖的經濟學者，包括朱敬一院士，包括胡勝正老師，他們有機會把我們台灣的data也併到了世界Top income的database當中，那對於貴部在這方面的努力我願意給予相當高的肯定。

只不過說我會建議說貴部這種這麼重要資料庫的資訊，實在不適合說只存在英語的世界當中，讓外國人才可以看得到，在我們國家的報告當中在討論貧富差距的時候，如果我們可以秀出像這樣top10的圖，像這樣子top5的圖，我覺得會對於我們很多的人民以及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時候能夠有一個更清楚的基準

跟指標，否則用太粗的分類去粉飾太平的話，可能沒有辦法對症下藥。

那我今天現在看的這個圖一樣是透過你們的財稅資料中心裡面匯到現在 world top income 的 data base 當中，由朱敬一院士他們的研究團隊所做出來的：綠色的它所顯示的是所謂的資本利得，粉紅色的它所顯示的是薪資的所得，那它排序從 top20、top10、top5 一路往下，從這個 pattern 的分布，部長您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您看到了一個什麼樣的趨勢？

張部長：所得越高的人，資本利得的 share 越高，他的佔比越高，所得越低的，薪資所得的佔比越高，大概我們…你用 top10 啦，top1 百分之…前面百分之…我們當然有各種比，那個譬如朱敬一院士做的 top1 大概他的所得佔比是全國所得百分之 13、14，那如果就資本利得薪資所得的比重來看，我們就我們的稅率，如果用五分位的話，大概股利所得、資本利得大概佔了百分之 35 以上。

黃國昌：我想從這邊這個數字的分配雖然滿符合我們一般人所謂日常生活的常識，就是說一般的人是用勞力去賺錢，有錢的人是用錢去滾錢，但是看到這樣子一個分配 pattern 上面如此巨大的差異，我相信很多人看了心裡面還是會有很深的衝擊，這會影響到政府在施政的時候，如果能夠進一步把事實的真相很清楚的呈現給全國人民知道的話，對於我們上一次在這邊我就教於張部長要去處理有關於我們在租稅公平上面所產生可能的世代不正義的問題會有相當高的幫助，而這個跟我們今天所在討論的所得分配到底不均也有很實質的影響。

部長您還記不記得上一次我們在談到遺產贈與稅的時候，您曾經說過就在 2008 年、2009 年那個時候所做的改革，您告訴我的是這個是一個公平跟效率之間的互易，您還記得說 2009 年 1 月的時候，一樣就是在這個賦稅改革你們所委託的專家學者最後研究對於政策的建議內容是什麼？

張部長：您是說今年還是以前？

黃國昌：上一次在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就是你們當初要把……

張部長：那個是賦改會委託的。

黃國昌：那個賦改會的結論就遺產贈與稅的部分你還記得是什麼嗎？

張部長：是要降稅率，但是沒有到百分之10啦，他們那個時候的研究報告是並不贊成百分之10的。

黃國昌：那個時候計畫主持人做了兩次的專案報告，賦改會所有的學者專家都支持報告裡面所提的免稅額的確是要提高沒有錯，但是最高邊際效率只有小降，從百分之50降到大約百分之35，部長您知道最後這樣子在與會的學者他們所提出來專業的建議，最後為什麼會變百分之10嗎？

張部長：那個決策的過程當然應該是到最後當然不是在賦改會決策的，據我了解。

黃國昌：部長我知道您可能有一些話不太方便在這邊講，我大概引述一下我很尊敬的朱敬一院士，他在這一系列的檢討當中，他對這件事情的回顧，他說：有一位行政院院長最近寫了一本很難看的書，他在書中提到當年把遺贈稅邊際稅率從百分之50降到百分之10，是因為富人把錢留在國外的資金處理成本大約也就是百分之十，因此我們的稅率如果降到百分之10錢就一定回來，稅就一定課得到。

朱院士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推理跟決策他所下的結論是：「這是一個思考短路推理迷茫、決策草率、官僚霸道、踐踏專業、時機錯誤，遺禍台灣的爛政策。當時大力推動的大官的姓名請大家務必要記得。」您對於朱院士這樣子的評論，你有什麼看法？

張部長：朱院士當時有參與賦改會，他的一些看法有他的道理。

黃國昌：您知不知道Piketty來台灣的時候，張忠謀有跟他見面，張忠謀那個時候對於遺贈稅的改革，他所表示的看法是什麼？

張部長：我沒有印象他特殊對遺贈稅的看法，但是…

黃國昌：他那個時候跟Piketty見面的時候，直言：It was a mistake-這是個錯誤。(拿圖表)這個是我一樣用貴部財稅資訊中心所調出來的data，綠色的bar是遺產總額，紅色的線是課到的遺產稅，你可以清楚的看得出來，我們這個綠色的bar，遺產的總額從2009年4852億，2010年5795億，一直跳到2014年6568億，是不

斷的在增加，所實際課到的稅除了2010年因為王永慶先生的關係以外，每年不斷的增加，從2011年224億，2012年174億，2013年151億，2014年只剩下129億，我們遺產稅所課到的稅額不斷的在下降，這個是不是當初改革的成果，是不是當初改革所預期到的內容？

張部長：報告委員，當初改革就剛剛您念到朱院士裡面一段文章，就有一段話就是希望說資金回來，那時候是金融海嘯，所以希望資金回來投入國內的投資，促進內需，大概…

黃國昌：資金是不是有回來，回來以後到底是來炒房，還是在投資我們都可以再討論，就遺產稅的稅額這件事情，我想貴部不會提供我錯誤的表，很清楚的看得出來每年都在下降，這個是有利於富人，還是有利於我們一般的人民，不好意思，主席挖時間到了係喔(台語)，不好意思那我今天就先到這裡，那我想今天我們未來有關於遺產贈與稅的改革，我們還會再繼續接續下去。